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 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纸上 还乡

在喧嚣的现代语境中，
以一颗对故乡、亲人、生命的感恩之心，
描绘出一个“80后”作家疼痛。

江 飞◎著

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 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纸上还乡

江 飞◎著

在喧嚣的现代语境中，
以一颗对故乡、亲人、生命的感恩之心，描绘出一个“80后”作家疼痛。

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上还乡 / 江飞著. —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2. 5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ISBN 978-7-5468-0283-1

I. ①纸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93340号

纸上还乡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江 飞 著

总 策 划: 张海君 徐 迅

主 编: 沈天鸿

责任编辑: 张慧梓

封面设计: 晴晨工作室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283-1

定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序 言

桃李不言，春风过耳，十年江湖风雨，仿佛利刃，在我的身体和心上刻下深浅不一的印痕，或疼痛，或幸福，终归于平淡与寂寞。

一直以来，我试图用文字来记录我所体验的生活，来表明我所理解的散文。我所体验的生活在他人看来或许充满唯美与诗意，其实理解生活的人都明白，文字或表象背后潜藏的可能才是生活的本质，比如感伤、忧郁、焦虑和沉重。而我所理解的散文一定是包含了这些的，是积淀酝酿了很久的，那些或直接或隐忍着说出的话语，那些反映着人们真切感受、真挚情感、真诚意向的文字，无论圆润，还是粗糙，都暗暗传递着作者的体温、脉动和心跳。然而，我又一天比一天更清醒地认识到，生活不是散文，散文也不是生活。记得两年前给学生做过一次名为“像散文一样生活”的讲演，现在想来，愈发觉得那真是一种“非文学时代的文学想象”，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构想。所以，我终究只能像个“异乡人”，徘徊于城市与乡村、生活与散文之间。

不管承认与否，我注定无法摆脱乡村（尤其是故乡罗岭）的“纠缠”。那逝去的或现在依然存在着的某些乡土气息，仍让我念念不忘，并时时付诸笔端，披着城市的外衣，却在摸索旧日的灯火。当然，我也时常怀疑：多少年来我所深情描绘的乡村，是否已在我的内心深处面目全非，成为虚构？那个曾经善良、有序、淳朴的乡村，是否和我对它的记忆与怀念一样正在“不断死去，或浴火重生”？然而，我还是禁不住将我生活过、生活着的乡村细致地勾画出来，那里的人和事，那些底层生命的悲喜、成长与死亡，微不足道，然而生生不息，都是那么真实，那么动人。我只能站在现实的此岸，匍匐着进行这样一种既温暖又艰难的纸上还乡的历程，那是

诗意的栖居地，那是最后的精神归宿，又或许只是我自欺的想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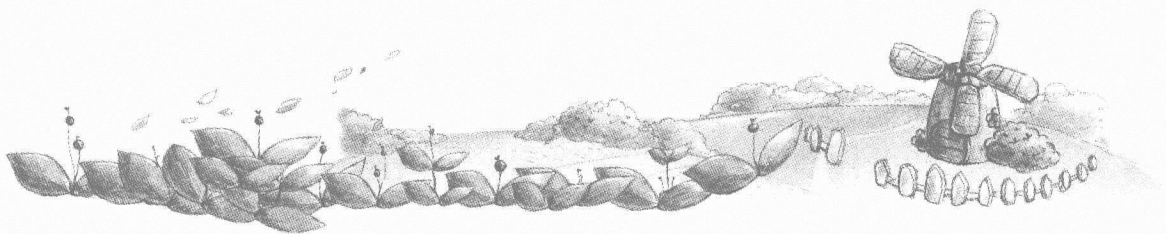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我还必须提到影响我写作的两个人：一个是我的父亲，他把一生的笔触都锁定在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乡村，是他指引我走上创作之路，给我鼓励和安慰，并为我指明我将继续为之努力的方向和应有的姿态；另一个是我最早喜欢的作家苏童，从《少年血》、《城市两侧》到《妻妾成群》《河岸》，我几乎看过他至今所有的小说。他让我在南方堕落的气氛里领悟到语言的神秘和张力，也让我看到了民间和人性中蕴藏的无限空间和力量。可以说，是他们启蒙了我对于文学的追求与信仰。我感谢他们，并感谢那些让我热爱以及让我憎恶的人和事。

最后，请允许我把这第一本书作为礼物郑重地献给“罗岭”，献给我的父母、我的妻儿以及三十而立的自己！

江 飞

二零一一年春

于 安庆



· 目 录 ·

第一辑 时光之光

所有的天空都是你的 / 002

花儿，花儿 / 004

一场后半夜的雨 / 007

角 落 / 011

渐晚东风又经年 / 014

日 子 / 020

鱼，飘在空中 / 023

衣橱记 / 026

行走的灯盏 / 032

那些走着走着就消失的身影 / 034

梦见母亲骑着鱼 / 038

谁看见那颗缓慢的心 / 043

一路面孔 / 048

父亲是怎样炼成的 / 052





纸上还乡

Zhi Shang Huan Xiang

相信我所看到的每一个生命 / 061

向死而生：一个抑郁症者的回忆 / 064

像戏剧一样生活 / 069

2005年4月1日。意外的夜 / 074

看见母亲，叫她回家 / 078

第二辑 世界两侧

纸上还乡 / 082

乡间笔记 / 092

清明，桃花与火焰 / 100

八月之光 / 103

不断死去，或浴火重生 / 106

早班车 / 1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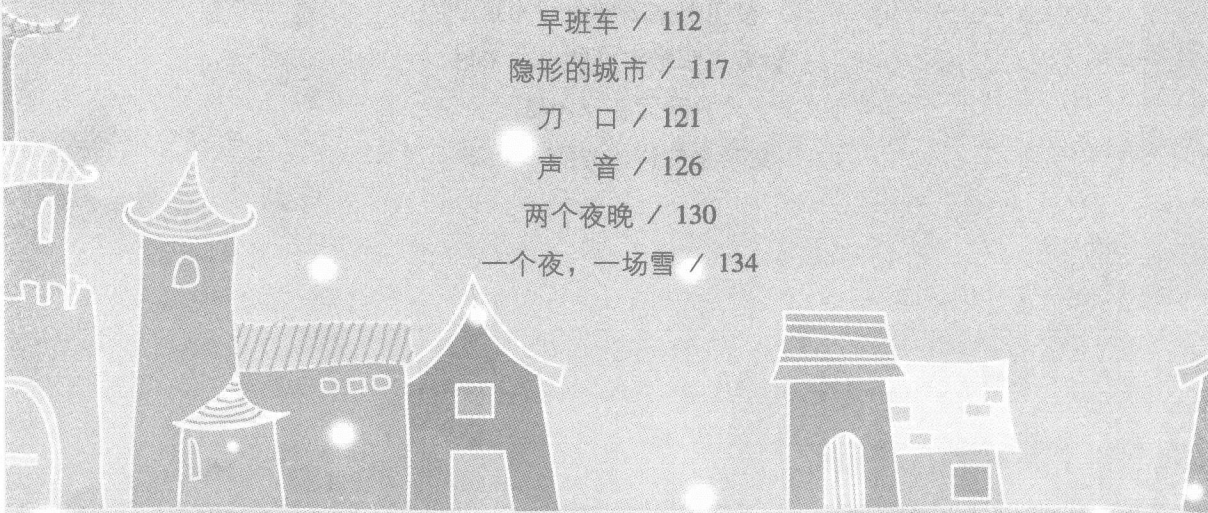
隐形的城市 / 117

刀 口 / 121

声 音 / 126

两个夜晚 / 130

一个夜，一场雪 / 134



目 录

辗 转 / 138

梦、外遇和精神病 / 143

与季节有关 / 147

在词语里生活 / 157

青楼：凄凉，或美梦 / 167

北京之下 / 1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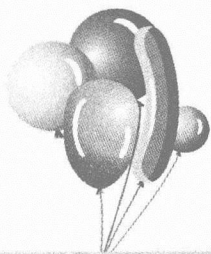
流 年 / 182

在台阶上舞蹈——江飞散文印象/江少宾 / 193



第一辑 时光之光

所有的天空都是你的
花儿，花儿
一场后半夜的雨
角 落
渐晚东风又经年
日 子
鱼，飘在空中
衣橱记
行走的灯盏
那些走着走着就消失的身影
梦见母亲骑着鱼





所有的天空都是你的

一个人的天空注定是空虚的孤独。你看见鹰的翅膀，也带着受伤的绷带。如果我能祈求到神灵的庇护，宽恕我的无知和冒险，我便获得重新审视这个世界还有你的勇气。

到了离家出走的年龄。

路途未知，你的年轻单纯和道路的漫长曲折不成比例，所以迷路在所难免。谁能好心地指给你正确的方向？人们在自家的屋檐下看你慌张的表情而倍加欣喜，而此刻他们的孩子却正在别人的梨园里偷梨。你把单车靠在树旁休憩，它比你本身更加疲惫，它不知道前进抑或后退的方向，而你除了挠头就只能啃着坚硬的馒头叹气。

可能你已经遗忘了最初决定动身的动机，但我记得你是要去看一场可能演出的电影，在六十里之外的城市。你的脚从出世以来就带着泥土，沾满乡野的气息。它们渴望踏出去，这是你十四年来饱受煎熬的原因，而你却并未可知。你只是开始憎恨你的父母，甚至你的不谙世事的兄弟姐妹。你告诉他们电影是什么是多么有趣，而他们却无动于衷，继续他们的游戏。你鄙夷他们，也鄙夷同样无知的自己。

你的父母已显出不合时宜却不可避免的苍老，他们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永远在你的想象之外；而你的兄弟姐妹还很年轻幼稚，他们的思想还是初春的小草，和他们的身高一样。你说服自己原谅了他们，却无法说服自己。

这是在十月，所有的风都向你吹过来。你在躲避中前进。你总是在躲避什么，已知的或未知的，甚至莫可名状的。



你走过草垛、牛粪和鸡犬不宁的农屋，走过稻场、肥鹅以及指桑骂槐的村妇。你走过娶亲的队伍，也走过抬棺材的人群。一辆抛锚的货车和怨天尤人的司机，两个细柳蛮腰咯咯笑的少女，三个喊号子的民工，以及树林间逃窜的野物，你一一走过，并且全都记在心上。你经常地会在这之后的很多时回忆起他们和它们，依然亲切得像见到父母难得的微笑。

你在行走的时候肯定在思考：双腿的酸痛，路途的遥不可及，或是很有良心地为自己愚蠢的冒险而惴惴不安。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想到你那在地里劳作的父母是怎样的心情。

天暗下来，比你难以加快的步伐更迅速地暗下来。电影已经开演了吧，而你尚未抵达。你还在城市的边缘踟躅，像一只飞蛾为变成蝴蝶而尽心尽力。你相信希望，正如你相信城市的夜空比乡村更加美丽。

走走停停，不用考虑时间，这时候你最容易放下心来。手插在裤袋里，仰头看天。除了饥饿，没有任何让你畏惧的理由。“所有的天空都是我的”，这里的和那里的，夜晚的还有白昼的。

当然，你最终会走进城市，走进你陌生而新鲜的世界。我不知道等你到达的时候，那场电影是否会提前结束。

所有的天空都是你的，而你又是谁的呢？





花儿，花儿

是的，我决定要写一写那些花儿，虽然她们看不见，也听不见，但我还是要写一写我所看见听见想见的她们。此刻，她们正在开放。她们正在美丽。她们和我一样，正在年轻。

1996年的春风吹拂着田野、道路以及那个逆风骑车的少年，那时候的我比现在更加年轻，而所有年少的孩子都和风一样瘦弱，敏感，轻飘，但也像26式自行车的车轮，暗藏着继续延伸的未知希望，和不断向前滚动的余地。当我推着跟自己一般高的自行车出门的时候，我不会知道路上将要发生的一切，我只是为了省下从家到学校来回的车费，四块钱的车费可以好好地吃上几顿，而吃于我又是多么重要。这也就意味着我要从罗岭出发，穿过十五里外的练潭，再进入三十里外的双港，抵达终点。我给自己限定了时间，一个小时。所以，我只能低着头，靠着路边，狠劲地踩。而当我有气无力地抬起头，朝前方张望，便意外地发现了她们，那些金黄的花朵，那些与乡村贴得最近的平民的花朵，大片大片的，铺张得让人有些诧异，那些吹着我的风也正轻吹着她们。她们有着共同的朴素的一个名字，也都有着相似的腰身，高度，甚至面孔，而看那倾斜的神情好像也正等待着被风吹动，或是被像我一样的少年无意地凝望。我不得不把车停下来，立定在那里。我永远记得那个少年惊喜而迷惑的眼神，在她们中间肆无忌惮地穿行，沉沦，享受着无边的色彩和芬芳。现在想来，或许就是那一瞬间的凝望，让我遭遇了从未发现过的美，并由此而滑行到许多年后或深或浅的文字之中。

那是一个无法躲避的青涩的年纪，那是一群注定相逢并且值得留恋的花儿。



三月了，那些花儿又如期开放。金黄覆盖田野，势不可挡，铺向遥远。池塘边，水沟旁，田埂上，东一簇，西一垅，到处都是开得正烈的她们。那点缀在花儿间的粉红的桃花，那桃花深处吃草的两头黄牛，以及骑在牛背上东张西望的乌鸦，还有那同样金黄的阳光，照耀田野，照耀人们的眼。我，那个曾经的少年，斜倚在3路公交车的后座上，望着窗外，窗外是大片大片的金黄，迷蒙而恍惚，时间的疏忽仿佛故意制造了这样的时空错觉。忽然就想起2001年的那个三月，也是在这样的车上，也是如此的姿势，望着窗外，一样的是窗外的她们，不一样的是欣赏她们的眼神和心情吧。

那时的我一直在就业的路上奔波，一个人，一次又一次地来回。我总感觉到有某种金黄的东西在眼前闪烁，似是鼓舞，又像是召唤。而等我带着伤口再次回来的时候，在辗转的路上，我又遇见了她们，依然的色彩，依然的芬芳，才明白这金黄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她们一路追随着我的身影，仿佛就是为了给我安慰，给一颗灰暗的心送来一点亮色。我感谢她们。花儿照样开放，年复一年，就好像我那日益苍老的父亲，日复一日地教着那群可爱的孩子，父亲经常打来电话问我的情况，而我的回答总让父亲失望和紧张。花儿开了，父亲说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

每年到了花儿开放的时候，父亲的生日也就快到了。那一年，我和哥哥拎着一盒大蛋糕，坐在回家的车上。我们都不说话，我们的话都扔在窗外，窗外同样是大片大片的金黄，格外耀眼。那时候我就想应该写一篇散文歌颂这平民的花朵，而那时我的哥哥恐怕正想着他的工作吧。也就在一年之后，兄弟各在一方，我却坐到哥哥当时的位置上，看花儿开放，想自己未知的工作。生活就是这么奇妙，在置换中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彼此的角色和心情，而那些美丽的花儿，却仿佛一点也不曾改变。

那是注定动荡不安的过程，那些心疼我的花儿，总在我最想停顿的途中等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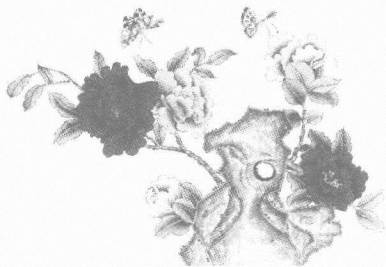
在不断向前滚动的途中，是应当还有一群自由的“花儿”的，他们是江伟、严庆、江东，一直在我的周围，他们是最亲近的兄弟，仿佛四瓣关系最密切的花瓣。我们选择在最炎热的7月团聚在一起，一起吃饭、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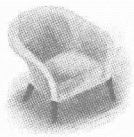


觉，一起上街、下河，一起到县电影院看一场少儿不宜的电影。因为严庆喜欢摇滚音乐，所以我们都一起喜欢上了，Beyond，黑豹，唐朝，零点，轮回，那些抑扬顿挫的音乐让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虚弱的内心隐秘的渴望，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。严庆是一支自发组建的乐队的鼓手，那个晚上，许多像我们一样的男男女女拥挤在一间空大简陋的屋子里，观看他们乐队的演出。光线暧昧，就好像那个我们现在想来都感觉分外遥远似的1990年代。我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将整个身子都陷入沙发和人群之中，仿佛是为了获得一种超越音乐的沉醉。鼓点响起，那些嘈杂的吉他、贝司很快就行走在流行摇滚乐曲的节奏和韵律里。我当时只记得一首好听的歌，散场的时候问严庆是哪个乐队唱的，他只说了两个字：花儿。

花儿。花儿。花儿，你们看见了吗，1996年的那个十五岁的少年，他突然把双脚从车踏上挪开，高高地翘起，双手撒开把手，敞开怀抱，呼啸着向坡下冲去。

我仿佛听见一束花儿在空中迅疾地飞行，绽放，一声长啸，一地尖叫的花瓣……





一场后半夜的雨

有许多场景，许多遗忘的话，只有到了后半夜才能被重新想起。那时候，我仿佛总是听见或是看见，一些遥远且微妙的东西，摆脱千丝万缕的纠缠，一点点地溢出我梦想的边缘。

一

那应该是我，瘦弱的，青涩的，十五岁的少年，躺在1996年狭小的铁床上，枕边是从同学手中抢来的一本破烂不堪的武侠小说。宿舍的灯已经熄灭，我在躁动中坐起身，点燃蜡烛。一瞬间，刀光剑影。一瞬间，莺歌燕舞。忐忑不安的烛光，映衬着过分激动的我的脸庞。寂静，寂静得仿佛有些恐怖。突然，一只硕大的手穿过身后半开的窗户直伸到我的耳畔，“看什么书啊？拿来！”校长尖锐的叫声突然从天而降。迅速吹灭蜡烛，将书扔到床下。钻进被窝，魂飞魄散。

二

穿过教室门前的走廊，冬青树巨大的阴影铺泄下来，遮住教室四分之三的入口。我立在门外，将小小的身躯藏进那阴影里，踟蹰不前。我好像是在等谁的到来，是她吗，坐在我身后的那个叫风的女孩？我东张西望，捧着英语课本，念念有词。远远地看见她向这边走来，却慌忙跑进教室里，低着头，把书本翻得哗哗作响。她从我的身边轻轻走过，留下一阵淡香。

下课的时候，我总喜欢回过头去，没话找话。那一天，她借给我一本





小说，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如获至宝。整整一个暑假，我都沉浸在这“平凡的世界”里，忽而欢喜，忽而忧伤。十年后，当我站在中文系的讲台上，向我的学生们提起这部作品的时候，感觉是异样的。我依然能够清楚地看见孙少安似我一样地在食堂里打饭、躲避的身影，他营养不良的脸，同样现出乡下孩子特有的苍白的瘦，令人心疼。

三

持续不断的雨，没有任何停止的意思，就像电影中刻意营造的氛围，如果情节需要，雨可以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。然而，我不是那个动辄忧伤的主人公，在密度均衡的雨里还能神情自若地回忆起过去，自言自语地说起那大段大段梦呓般的台词。我往前挪动了一步，只一小步，雨便消失了。

同样下着雨，细微的，然而却可以将人湿透。

到县城去，参加会考。考场已经看过了，在中学的一间北向的教室里，靠近窗户。窗外是一株巨大的榕树，郁郁葱葱的，同样有着梦魇一般的阴影。经过广场，突然就想到从未去过的文庙，便和同学玮走了进去。于是就很不幸地看见他和她了。他们站在十八罗汉面前，亲密地谈论着什么，她笑得那么开心，头几乎贴着他的肩膀。我呆呆地站在门外，我的表情一定比罗汉的表情更加丰富。他是我的同桌，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，可我却从未料想过她和他之间的隐秘的爱情，其实那时也是没有所谓的爱情的，都是桌面之下的某种好感，而我可能只顾着埋头构筑自己的“平凡的世界”，而忽略了其他。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不远的身后我的存在，玮对我窃窃地笑，他小声说想过去和他们打声招呼，我赶紧制止了他。他们沉浸在偷偷地幸福之中，这样的幸福在我看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时候也是有的，然而现在，多么单薄！我很奇怪：当时并没有迅速离开文庙，而是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，走过几曲回廊，书法和邮票的展览，目睹他们的快乐，心犹不甘，又心如刀割。后来记忆里就下起了雨，一滴一滴的，像是某种冰凉的应和，催促我最终难以承受地离开。

剩下的两年，相安无事，我和他以及她依然是很好的朋友，仿佛什么



都没有改变过。1998年的7月之后，凤去了淮南的一所大学，我和他却考到了安庆的同一所大学，玮则落榜了。第二年，玮选择了复读，终于上了一所重点高校。2002年的夏天，在安庆的街头，突然就遇到了玮，还是原先的模样。我们似乎都有许多的话要说，然而最终却什么也没说，握手，寒暄，然后分道扬镳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不记得当时是否向他提及我们共同的同学凤和她的他，他们毕业后一同去了江苏，继续着他们早已公开的幸福，很可能已经结婚了吧。或许他并不关心这些，就像那天在离开文庙后的路上，他看见我在雨里大声地说笑，谈即将到来的考试和似乎遥不可及的将来，却看不见我失魂落魄的黯然吧。

2003年冬天的某一天，我陪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教授到桐城访问，自然要参观文庙，便又一次走了进去。在一株桃花前面，几个人说笑着合影，我忽然发现身后的那间殿堂里就是那些罗汉，依然生动如初。然而，人面桃花，却又早已物是人非了。“归来池苑皆依旧，芙蓉如面柳如眉”，突然就想起这两句，忘了前句，也忘了后句。

四

多么汹涌，昨夜的雨！噼里啪啦的雨点，急速地撞击着窗口伸出的塑料或不锈钢的雨篷，巨大的声响彻底摧毁了我继续做梦的欲望。我抚摸着潮湿的枕头，难道它在梦里就已被雨打湿了吗？那一定是在后半夜吧，因为天气预报说，雨，下在后半夜。那时，我像所有人一样，已安睡了。

一个人坐在石凳上，四下静阒无声。突然，树叶翻飞，风声簌簌，刺骨冰凉，似乎还有更大的声响在不远处蠢蠢欲动，继而像蛇一样蜿蜒而来。是彻底的黑暗，还是更加炫目的光亮，我无法看清，也无法看得更远。神秘，恍惚，迷茫。

我总是喜欢做些这样的毫无来由的梦，关于四时的气候，耿耿于怀的琐事，或是一些真相不明的死死生生。我常常在其中扮演互相对峙的角色，我俯瞰着另一个自己在手舞足蹈，酗酒，抽烟，斗殴，演讲，现实中根本无法想象的一切，我都无师自通且兴高采烈地做了，甚至有一次眼睁睁地目睹自己死不瞑目地离去。在梦里，我劝慰自己这不过是一场梦而